

# 雨中奇它旺

楼耀福

我们前往尼泊尔的世界自然遗产——奇它旺野生动物园。奇它旺(Chitwan)的含义是“密林心脏”，在这里出没的野生动物有珍稀的大独角犀牛、孟加拉虎，以及不同品种的鹿、熊、豹、野猪、鳄鱼和350多种鸟类。

下了一宵的雨，早晨依旧大雨滂沱。原定上午骑大象进丛林，要不要去，有点犹豫。最后我说：去，不然来奇它旺干吗？于是导游悍马在酒店为我们借了雨衣，坐吉普进森林。

雨果然大。村子里有人家的衣服挂晾在雨中，任雨水冲淋，不少人家用塑料桶、铁皮桶放在屋檐下盛雨水。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家里自来水还未接通，每逢雨天，母亲也是这样盛储天上落下的雨水。那时的雨水没有污染，

母亲不仅用以洗刷，也用以做饭煮茶。六十多年前的一幕在异国他乡的奇它旺重现，让我心生感慨。目睹雨中的塔奴族人，远比我小时候的日子更原始、更艰难。感慨之余，我更多的是祝福。

骑大象进丛林的旅人还真不少，来自世界各国。旅人中大多在简陋的棚廊中等待，等待雨能小一些。也有不怕暴雨，说走就走的。来得更早的几个北京青年已结束了骑大象游森林，全身落汤鸡似的从大象背上爬下来，冲进棚廊，一边抱怨雨太大，一边嚷嚷着连呼刺激。

我们决定不再等，雨衣雨伞全副武装，四人骑一头大象。奇特的是我们一骑上大象背，雨忽然小了，不一会又停了，真是好运气。我塞给赶大象的主

人100元尼币小费，悍马向我翘着大拇指，觉得我是个拎得清的老头。果然，赶象的主人一路十分地道，看见草地上有孔雀，赶着大象凑近去，让我们拍照；见有梅花鹿、野兔，他又会主动地指给我们看；看到好风景，他就跳下大象，接过我们递给他的手机，热心为我们照相。最奇特的是有同伴相机皮套不小心掉在地上，他对大象咕咕啾啾吆喝几声，大象很听话地用长鼻卷起相机套，乖乖地递到他手中。

一路原始森林、草原、沼泽地……原生态的美景让人惊叹。我们坐在大象背上，高高在上，一览无余，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骑大象走出丛林，天又下雨了，大雨倾盆。坐吉

普回酒店时，经过塔奴族山民居住的村庄。贫穷，在尼泊尔似乎也成了个参观点。我对殷慧芬说：“张贤亮曾在宁夏出卖荒凉，尼泊尔人在这里出卖贫穷。”屋子的墙是牛粪拌泥砌的，虽然砌造了多年，走近了还是能闻到牛粪气味。没有灯，老人、孩子、甚至成年人仿佛都无事可做，都坐在家门口发呆。谁家有一把塑料压制的圈椅，会很炫耀地摆在门口的平台上，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就是显示一种很奢侈的享受。好多人家的衣服始终晾在屋外树枝上，即使下雨也如此，也许家里晾晒衣衫的空间都很有限。有点点火光从低矮的茅屋里透出来，我走近了，只见一女子艰难地趴在泥地上生火煮晚饭。

悍马说：“塔奴族山民原先居住在深山密林里，不穿衣服。联合国把奇它旺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后，山民从森林中移居出来，好多了。”我不懂他说的“好多了”是一种怎样的境地。

孩子们好奇地看着我们，稍大一些的尾随着，嘴里咕啾着：“巧克力，巧克力。”幸好悍马临出发前关照过我们带巧克力。但不断有孩子过来，巧克力仍是“僧多粥少”。也许，这里常有外国游客来，乞讨已成了这里孩子的一种习气。就在这时，我看到有两个孩子趴在屋檐下的平台上，握着铅笔，凭着并不明亮的自然光写着作业。这让我感动。也许他们正是塔奴族人的希望。

吉象，吉相，愿尼泊尔吉祥，普天下吉祥。

## 嘉定惊现唐代字砖

朱明歧

明止堂中国字砖馆藏有一块“宝应”字砖，此砖残长16.5厘米，宽14厘米，厚5.7厘米。2014年暑期，笔者带女儿朱颜萍到嘉定侯黄桥走访西门老街，就在距桥50米的大街废弃碎砖堆中，我女儿惊呼：“爸爸，我找到了一块有字的砖。”说着，她把砖递到了我眼前，仔细一看上有“宝应”两字。我知道唐代有宝应年号，但不敢草率断代，因为“宝应”也可能是地方名，抑或是人名。近日翻阅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让我豁然开朗，此书第59卷第1007页，记有两块嘉定字砖。一块是金大娘圻志砖，另一块是宝应砖。现抄录如下：一、金大娘圻志并砖文，高五寸三分，宽二寸六分，字五行，行字不一，字径四分，正书，在嘉定钱氏，今佚。孝男徐德行以（下空）大唐宝应元年七月十四日，葬金大娘于昆山依仁冈，从父穴也。入土口口永安无患。二、宝应，此别一砖，字径二寸余。与圻志同出。出嘉定东城外徐家行土中……

记载表明，在嘉定东城外徐家行的墓中曾出土过两块字砖，一块是墓志砖，明确记载了孝子徐德行在大唐宝应元年七月十四日安葬其母与父同穴之事，此砖曾被嘉定钱氏收藏，后来遗失不知去向。而同墓所出的另一块砖则记有“宝应”两字，既然墓志砖是宝应元年，那“宝应”当为唐代之宝应。这样侯黄桥发现的宝应砖当为唐代之物，不太可能是地名或人名了。清代在徐行发现宝应砖，现在又在西门发现宝应砖，或许早在唐代，这种砖头作为建筑材料，已经在嘉定广泛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这两块字砖，嘉定东城外徐家行在唐代称为昆山依仁冈。徐家行其地在嘉定老城之北偏东约六里。徐家行在南宋嘉定建县时属春申乡，建县后不久春申乡改称守信乡。明代时有徐氏在其地建街市，南北长一里，遂有徐家行之名。清代延续其名一直称为徐家行。清钱大昕在一篇为徐家行一位徐姓人写墓志时提到了“徐家行”的地名之来历。在江南地区，嘉定及周边地区，往往将有街市的小集镇称为“行”并冠以街市上的主要家族姓氏，“徐家行”便是一例，此外还有唐家行，陈家行，吴家行等，到近代则将“家”字省去便称为“徐行”“唐行”“吴行”“陈行”等名称。

可以说嘉定的唐代字砖见证了今日徐行之名，从唐代依仁冈到宋代春申乡和守信乡，再到明清徐家行，最后到近代便称为徐行的前世今生以及来笼去脉。字砖证史可见一斑。



夏日蔬果 王建中/剪

### 岁月留影

每年夏至前后，总要下那么十天半月的雨，这个季节恰好江南一带麦子成熟，人们习惯上称它为黄梅雨。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梅雨连绵，不见太阳，给人们生活造成不小的麻烦。有的年份，到了小暑应该出梅了，偏偏在这天打雷下雨，这就不好了，“小暑一声雷，黄梅依旧归”“倒转黄梅十八天”，老天犯昏，前面的不算，从头再来一次，把世界淋个透。

黄梅雨季对播种水稻十分有利。沥沥梅时雨，青青田中秧。正是这个季节的写照。

从夏至这天开始，农时称做“入时”或“时里”，头时七天，二时五天，三时三天。这个季节农民们凭一支农谚歌把握农事：“头时棉花、二时稻，三时芝麻赤绿豆。”说的是这个季节主要是种棉花和插秧，不能耽误。到了三时，棉花和水稻都有种完了，剩下的是种种芝麻赤豆之类的夏种收尾工作了。

## 沥沥梅时雨，青青田中秧

陆嘉祥

即便这样，一个月下来，牛总会掉膘。“哎，牛吃稻柴鸡吃谷，各有各的福。”看着一天天瘦下来的水牛，饲养员老伯总会无奈地发出感慨。

梅雨时节，繁忙的农村景象像一幅美妙的画卷，民歌这样唱：摇一橹来扎一绷，两岸两河搭车棚。弯角水牛腾腾转，车链条起水白洋洋。短短四句山歌，内容丰富得很呢，人、牛、车棚、船、大地和河流，牛在腾腾转，人在摇橹船在行……这是一幅全场景的动态画面。这样的民歌最能触发画家和诗人的灵感。

有插秧歌唱道：夏季里来种田忙，哪有闲人在路旁。人人一把秧在手，口唱山歌手插秧。阿妹乌叫六棵齐，哥哥插秧来去行。哥哥一勒逼一勒，妹妹宁输不肯让。白米饭来扑鼻香，吃饭忽忘种田郎。今朝插秧满身汗，来日白米堆满仓。一声鸟叫的功夫，妹妹已经插下一行六棵秧苗，何等的神速！大地尤如

舞台，青年男女你追我赶插秧竞技的场面是何等的感人。能插一手好秧的人叫秧手，在农村是受人尊敬的。

另一支山歌更有趣：手拿黄秧泥里插，低头看见水中天。六棵青青秧一行，退步原来是朝前。这首插秧歌不但直朴，朗朗上口，而且还唱出了理趣。农民插秧以退步方式进行，人在不停地后退，前面就是一片插好的秧苗，这种“退步”当然是朝前了。

农村主要依靠人和牛为劳力耕种的日子，一直维持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开始，政府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和直播稻、抛秧、机器插秧等农业技术，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时代在前进，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使得我们已经看不到黄梅季节那种繁忙的插秧场面。华亭和外冈地区还有大片稻田，去那里可以欣赏插秧机魔术般地插秧，别有风景。